

史话春秋



江山千里望无垠

吴辰



在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名为《只此青绿》的舞蹈节目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并获得了如潮的好评,舞台上的演员们用自己的形体勾勒了一幅山水图卷,当观众们从舞蹈之美中回过神来,眼前也必定是一片郁郁葱葱的青绿。《只此青绿》之所以能够走红,演员们精湛的舞技自然十分重要,但是,真正为它注入灵魂的,却是绵延一千余年的中国山水画传统。



《只此青绿》好评如潮。

《只此青绿》剧照。

别有深意的千里江山

其实,春晚上所展示的优美舞蹈只是舞剧《只此青绿》中的一个片段,而在整部舞剧中,创作者是想为观众讲述一个美丽又离奇的故事。一位故宫青年研究员展开了一幅古画,满目的青绿瞬间将其纳入画中,恍惚间他看到了宋代画家王希孟正在伏案创作《千里江山图》,而这青绿,正是《千里江山图》的底色。

《千里江山图》是一幅颇具传奇色彩的画作,这不仅仅是由于它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由于在这幅山水画的背后隐藏着一段王朝兴衰的秘密。《千里江山图》的第一任主人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徽宗赵佶,政和三年,宋徽宗将这幅画赐给权臣蔡京,在赐画时,宋徽宗曾经给蔡京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并被蔡京记录下来。蔡京在《千里江山图》卷末写

谁是王希孟

中国古代山水长卷多如牛毛,如果论篇幅,《千里江山图》并不能算是独一无二,但是,在这幅12米长的画卷上,作者王希孟辗转腾挪,用自己的人生挥洒出了一幅可居、可览、可游的诗意画卷。

已经没有人知道王希孟到底是谁、做过什么事,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知道作者名为希孟,却不知道他姓什么,这位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画家,留在世上的痕迹仅是一幅《千里江山图》。从蔡京的题跋中,人们才得知王希孟是宋徽宗时文书库的工作人员,曾经在宣和画院学画,有一定的美术功底。起初,王希孟的画作并不优秀,多次向宋徽宗献画之后,这位在书画上有着特殊造诣的皇帝在某些细节之处看出了王希孟是个可堪造就的人才,于是便将自己作画的心得传授给这位年轻人。果然,仅仅半年时间,王希孟就创作

源远流长的青绿山水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华夏大地锦绣江山引得古今无数画家为之挥毫泼墨,将一张张白纸渲染成自己心中最绚烂的景色。

中国山水画源远流长,历史记载可以上溯至秦汉,但就实物而言,中国山水画的起源是在魏晋时代。山水画出现在这样一个高士辈出的年代有其必然原因,“久在樊笼里”的人们想要回归

了一段跋:“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皆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随海喻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在古代,皇帝将自己的收藏品送给大臣并不奇怪,但是赠画时的那一句话却是意味深长,“天下士在作之而已”是一条比较生僻的典故,所谓“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意思是即使刻意做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会有很大的成就。作为宫廷画家,王希孟在画《千里江山图》之前的作品并不理想,工于书画的宋徽宗看到他是个可造之才,便亲自教他作画,王希孟勤学苦练,不到半年就创作出了这幅震惊后世的图卷。宋徽宗的那句“天下士在作之而已”看似是在告诉蔡京有关王希孟的事情,但是君对臣所

出了这幅《千里江山图》。

在创作《千里江山图》之后,王希孟却神奇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后人查阅宋元时期的书画资料,竟完全没有王希孟存在过的痕迹。直到清代,画家宋荦在评论历代画家时作诗称:“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并在附注中言之凿凿地声称王希孟在创作《千里江山图》之后不久便死了,歿年仅有二十多岁。只是不知道时隔数百年,宋荦是如何知道希孟本姓王的。

无疑,王希孟是一位宫廷画师,这点仅从《千里江山图》画卷的质地和颜料中就能看出:这是一幅绢本的绘卷,青绿色的颜料又都是从天然矿石中提炼而出,一点一滴都弥足珍贵。王希孟在构图上也颇费心思,在开端那些以山为主体的图卷中,山山相连而又突出主峰,这正象征着

山林,而现实的压力却使其无法抽身,那么,画中的山水就成了他们心灵的寄托,可见,中国山水画从起源上就是一种精神的创造。

而青绿山水无论从华丽无匹而又神秘莫测的设色,还是取之自然而又再现自然的矿物质颜料而言都堪称中国山水画的代表。青绿山水画起源于隋唐之际,隋朝展子虔唯一的存世之作便是一

说的话往往都有话外之音,此时的蔡京第三次出任相位,宋徽宗将这幅“作之”不止的画赠与蔡京,也许正是期待蔡京也要“作之”,最终成为“君子”,而蔡京自然听得懂宋徽宗的弦外之音,接到赐画之后便将这个话题在卷末,以示对皇帝嘱托的重视。

可是宋徽宗终是所托非人,在中国历史上,蔡京最终还是成为了有名的奸臣,所谓“作之”并成为“君子”的嘱托最终还是成为了一纸空话,无怪乎在数百年后,当有收藏癖的乾隆皇帝在展看《千里江山图》时,情不自禁地在卷首题了一首诗:“江山千里望无垠,元气淋漓运以神。北宋院诚鲜二术,南唐法从弗多皴。当惊常世王和赵,已讶一堂君与臣。曷不自思为臣者,尔时调鼎作何人?”

君臣之间戮力同心的关系,而在山之后,是市井、是水面、是长桥和云海,这正是一派在君臣齐心治理江山之下风调雨顺的景象。而王希孟又不仅仅是一位宫廷画师,千里江山在他的笔下峻峭挺拔,在这山山水水中,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至于王希孟的短寿,更是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王希孟在这幅画作上倾尽了心力,在画作完成后不久便累死了;也有人说王希孟在献上《千里江山图》后,有感于北宋风雨飘摇,便又献给了宋徽宗一幅《千里饿殍图》,最后被宋徽宗赐死。更离奇的说法是王希孟在被赐死前,提出要再看一眼自己的《千里江山图》,在得到允许后竟兀自走进画卷之中,成为了画中人。人们也许更愿意相信最后一种结局,因为那青绿的山水并不仅仅是帝王的江山,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内心归宿和精神家园。

幅青绿山水的《游春图》,画中右上为山、左下为水,整幅画以对角线一分为二,山水间是一条小船顺流而下,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我们今天所梦寐以求的。

我们丝毫不用訝异为什么当青绿山水以舞蹈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时,整个世界都会为此而震动,因为在这片山水中不只是青绿,更有中国文化的厚重、深沉与高洁。

“舌尖上的中国”溯源

戴华刚

《汉书·酈食其传》有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农耕文明下的中国人对“食”有极致追求,视为人生重要乐趣,调羹弄膳之间,还折射出国人的生活智慧与生命尊严。

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以240余件(套)文物,再现古代中国人吃什么,怎么吃,饮食有哪些传统礼仪,以及由此孕育衍化出一系列影响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观念与智慧。

百姓餐桌上一碗饭,一道菜,一壶酒,一杯茶,都有讲究。

展柜里,玻璃器皿中裹着黑漆漆的米粒,这是历经万年的浙江上山遗址的炭化稻米。200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开启了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寻源之旅。展板上也有知识点:粟和黍,就是小米和大黄米。粟对于早期中国人十分重要,传说神农首创农耕和仓颉造字都与粟有关,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陶制粮仓上有“粟万石”字样,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上刻画着成熟的粟穗。《诗经》中常将黍稷连称,引申出“黍离之悲”的家国情怀。

中国人的饭桌上少不了美味菜肴,南北方大厨有千百种手段令菜肴各有千秋、风味各异,让吃饭充满生活智慧。结合陶猪、陶羊、陶鱼、陶瓜、陶辣椒等文物,一道道“舌尖上的佳肴”便呈现在观者眼前,烟火气袅袅升起,历史段子随之娓娓道来——一碗羊肉羹引发中山国灭国之战,一道“蟠龙黄鱼”演绎刘备孙尚香的爱情花絮,一盘“红烧肉”牵出大文豪苏东坡抗洪救灾的故事。

一碗羊肉羹为何关联国家命运?原来,战国时,中山国的国君设宴款待名士,不巧羊肉羹不够分,名士司马期没有喝到,为此事耿耿于怀的他便跑去劝说赵王攻打中山国。逃亡途中的中山国君发现有两人一路护卫,后得知他们的父亲曾获得中山国君赐予的一壶食物而幸免于难,故前来报恩。因一碗羊肉羹亡国,因一壶食得两位忠义之士,奇哉怪哉。

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方式,中国人开创煮食、烹饪的技艺,也创造出诸多食谱。周代“八珍”的出现,标志着烹饪成为一门独特的饮食艺术,显示出古人饮食技艺的智慧和科学。以豚豚为例,以小猪为食材,腹中裹枣,外覆泥湿,烤干后剥泥取出小猪,再以米粉糊遍全身,用油炸透,切片,然后置于小鼎内,再把小鼎放入大镬鼎中(镬是古代煮肉的大型烹饪铜器之一,古时指无足的鼎,两耳用铉和扁来抬举),用文火连续炖三天三夜,才取出食用。一道菜就用了烤、炸、炖三种方法,工序多达十余道。后世各种眼花缭乱菜肴,均是在“八珍”烹饪方法的基础上脱胎而成。

说到食谱,历朝历代都有范本,最为经典的便是《食经》。其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记载,相传为北魏太武帝的博士祭酒崔浩(伯渊)所著。据《魏书·崔浩传》所述,此书是崔浩的母亲卢氏与其他女性长辈将家居用餐、敬奉老人、宴请宾客、祭祀祖先的各种饮食制作方法传留给后代。然而,崔浩被诛杀后,整部书已佚失。

古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和酒。焚香品茶、觥筹交错,更是千百年文人墨客的心头至爱。对茶,古代名流雅士好以“侍女焚香,聊自煎茶”,唐代陆羽始创煎茶法,文人卢仝嗜茶成癖,以“七碗茶”流芳后世。对酒,古人坚持“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的理念。展场中一件件有关茶和酒的文物,如黑陶杯、青铜爵、羽觞、青花盏等器皿,分别讲述着茶文化和酒文化的历史遗风,让大众依稀可探古人的生活习俗、审美价值的风韵。

茶和酒还自带数不尽的历史故事,如三国时吴国国君孙皓,嗜好饮酒,每次设宴,来客至少饮酒七升,但他对博学多闻而酒量不大的朝臣韦曜极为器重,常常对其破例。每当韦曜难以下台时,便“密赐茶俸以代酒”。在古代,宴会上饮酒杯数虽然固定,度数却是宾客用“盃”来调节的,根据自己的酒量不同来操作。

饮食又有哪些礼仪呢?其实,古代的宴饮和进食都讲究礼仪。宴饮讲究宾主关系,譬如饮酒时用音乐助兴,宾主敬酒与回敬要有许多回合;君主和臣子宴会时,臣子退回席位时,必定要退下台阶下拜,当奏乐的人为他敲钟送行时,还要把带来的肉脯赐给敲钟人,以表示自己是适量饮酒的。中国人的修养体现在饮食态度和用餐习惯中。据传有一次唐玄宗和太子吃饭,饭桌上有一道熟羊腿。太子在切好羊腿后,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唐玄宗看见后刚想斥责,却发现太子把饼吃了,这才怒转为喜。由此看来,中国传统饮食礼仪,体现出中国人“节制”“节约”的观念。

(据《北京日报》)

铜镀金象拉战车乐钟

铜镀金象拉战车乐钟,高70厘米,长136厘米,宽5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钟造型是一只健硕的大象拉着四轮战车,战车与象背上共载官兵11人。象及车身为铜镀金嵌玻璃。

钟内发条共6盘,包括启动战车活动的4套和钟走时打点的2套。象腹内的发条,能使象眼转动,以及象之鼻、尾摆动。象腹下一固定轮子,确定战车前进方向。战车前部有一铜筒,上置鼓、号及兵器,筒内发条带动筒下车转动,这是战车启动的唯一动力

源。铜筒后面的方箱,内有发条,用来控制方箱上指挥官的转身动作。车后部的车箱是乐箱,内有发条,车下有两轮。上弦分别在象腹、铜筒、方箱、乐箱处。战车沿弧形轨迹行驶,象及人物动作均同时进行。

此乐钟为英国制造,时间应在1770年左右。

清代乾隆时期,大批英国钟表通过英国使节进入清宫。这些钟表设计新颖,构造复杂,除了走时、打点外,还分别有机械动力带动的人、兽、禽、花、流水、音乐等。

(杨道 辑)



乌石村里的“鸡啼雨”

郑立坚

乌石村位于宁南部石梅湾旅游景区内,是一个古村落,居住着王、陈、黄、吴、郑等十多个姓氏的人家。明洪武三年(1370年),万州知州黎恕在万陵古道上设立驿站和官渡。乌石村就是其中的一个驿站,名曰“乌石驿站”。驿站配备库子1名,馆夫2名,马槽4名,马夫30名,为公差人员提供吃住,接力传递公文、邮件等,是古代琼崖东部府城通往崖城的唯一道路。

在石梅湾南端、乌石村东面的海中有一处礁石,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乌色石头矗立水中,形如天梯,石头上还有三只脚印遗迹。涨潮时,

礁石与陆地分开;退潮时,礁石又与陆地连在一起,实为一处自然景观。民间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有一个神仙看到这里的渔民捕不到鱼,又受旱灾困扰,粮食失收,生活十分艰难,面临绝境。这个神仙便从此银石天梯下到人间,向渔民传授环境气候知识,传授捕鱼技术。从此,渔民们掌握了天气变化与海潮规律——“六七月间吹北风,二三日内刮台风”“天上猫尾云,功夫不行船”,他们根据气候变化情况,每次出海捕鱼都是鱼虾满仓而归,生活得到保障。

玉皇大帝知道这个神仙违反了天庭规矩后,十分恼火,为了阻止神

仙下凡,他命令雷公神将银石天梯炸掉。雷公神发电,“轰隆”一声,摧毁银石天梯,碎石散落满地,但巨石并未全部击毁,遗留的银石因火烧烟熏化为乌石,仍然坚硬如磐,周边礁石遍布,变成了礁石貌,渔民们既震惊又惋惜。

为了感谢这个神仙传授海洋气象知识和救命之恩,村民们将他们居住的地方命名为“乌石村”。

银石天梯被毁,万物皆悲,波涛怒号不停,拍击海岸,激起的浪花如泪花,纷纷扬扬。后来,在夏季时节,每天雄鸡啼首遍后,乌石村上空便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远在十里外的村民都能看到雷电交加的景观,听到雷声雨声。到了天亮时分,雨停天晴,乌石村上空明亮得如洗过一般,彩云飘飘,晨风凉爽,空气清新。人们又开始下地耕种,出海捕鱼,过着平静富有的生活。这种自然现象,被当地人称为“鸡啼雨”。

乌石村人认为“鸡啼雨”是这位神仙恩泽人间的仙泉。“鸡啼雨”还与22公里长的滨海青皮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为青皮林提供充足的水源。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乌石村生员黄鹤仪、耆老王定智等十几

名村民联名呈请县府立碑勒石,谕示保护珍贵树种——青皮林,引起官府重视,便制定《奉官立禁》法规,刻于高125厘米宽50厘米的石碑上,立于滨海万陵古道旁的乌石村文昌阁安堂庙前。碑文共有486个字,其中“如有坟墓之山,不准乱伐树木,如无坟墓之山,凡在海滨者亦不准乱伐树木,一经该图呈控,立即拿案究惩……有船来海滨入山乱砍树木者,将船拦阻……”违者轻则罚款,重则捉拿归案严惩。现石碑完好无损,一百多年来青皮林得到良好的保护,四季常青,成为石梅湾风景区亮丽的风景线,让游客流连忘返。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rbtyb@sina.com